



相濡以沫

希腊、罗马与拜占庭
的精神世界

宫景耀◎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相濡以沫

希腊、罗马与拜占庭
的精神世界

宫景耀◎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濡以沫 / 宫景耀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222-071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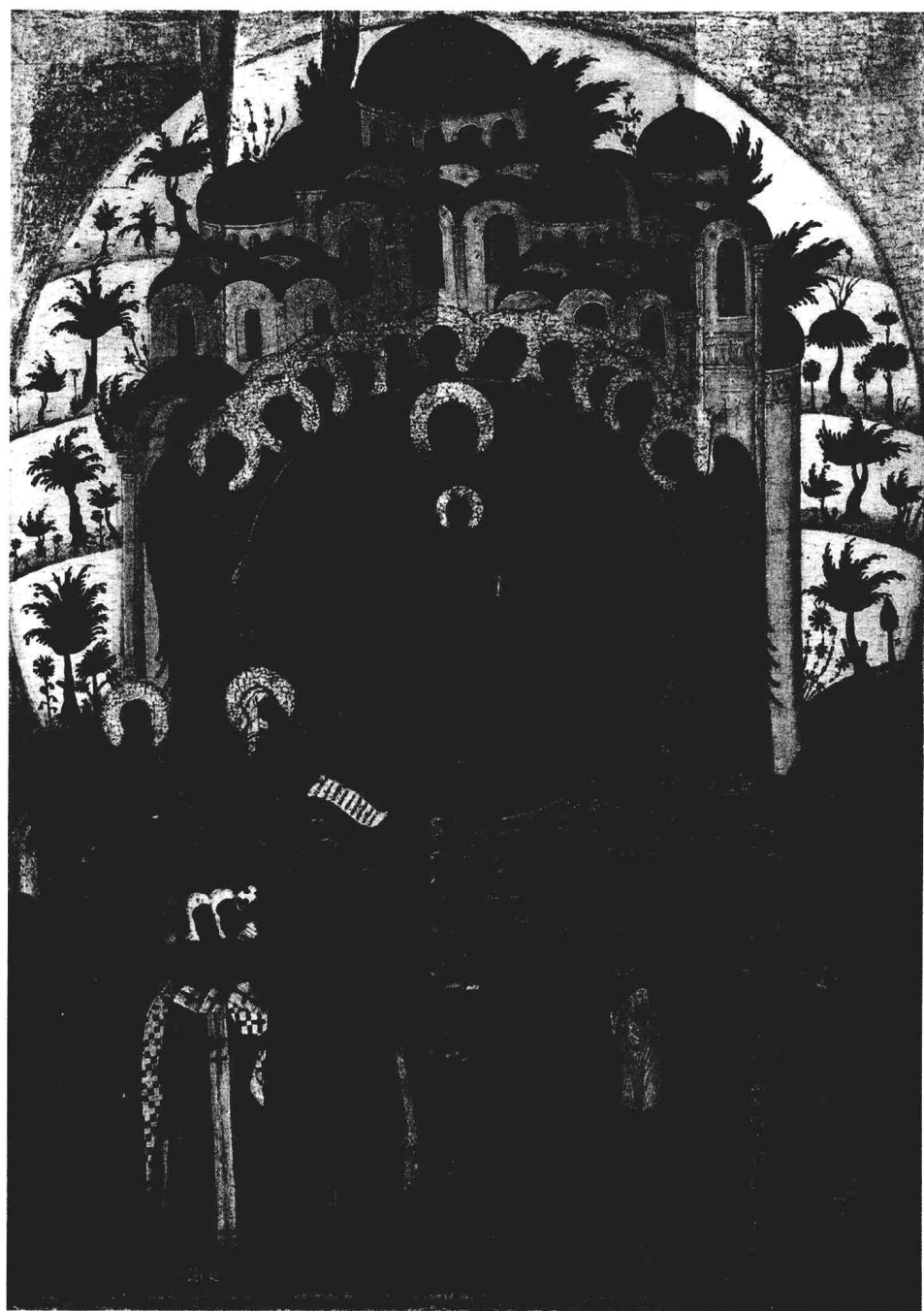
I. ①相… II. ①宫… III. ①神学—研究 IV.
①B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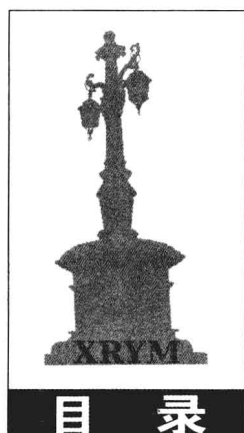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1722号

责任编辑: 郭素芹 段兴民
责任印制: 施立青

装帧设计: 阿狍书装
shitou816@hotmail.com

书 名	相濡以沫——希腊、罗马与拜占庭的精神世界
作 者	宫景耀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邮 编	650034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7.5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合众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7177-3
定 价	33.50元





努力为景耀先生的著作搭配一点和谐 …… (季国清 代序) /1	
引 言：从“洞穴之喻”开始 ……………9	
第一章 东方正教会的相关历史大事记…………13	
第一节 从耶路撒冷到君士坦丁…………17	
第二节 从君士坦丁到查斯丁…………28	
第三节 拜占庭帝国的兴衰…………45	
第四节 从穆斯林、十字军到莫斯科…………60	
第二章 东正教的精神溯源…………69	
第一节 建筑—精神之载体…………71	
第二节 节期—精神之整合…………80	
第三节 礼仪—精神之行动…………85	
第四节 形像—精神之凝华…………92	
第三章 结 语 ……………103	
致 谢 ……………110	
附录一：拜占庭帝国的纪元简表 ……………111	
附录二：拜占庭帝国区域图 ……………113	
参考书目 ……………114	





努力为景耀先生的著作搭配一点和谐

(代序)

季国清 教授

看到这个标题亲爱的读者就能明白，我在这里做了一个不是声明的声明：我不是在给景耀先生写序，像他交给我的雅命那样的文字，只是想当一个对比的陪衬。我不愿意给别人的书写写序。我也不愿意让别人给我的文字写序，到目前为止我的书从来没有让别人写过序。别人也不愿意让我写序。我的名字不见经传，我的形象不媚常人。这其中的奥妙我从来没有和人讲过。我愿意借景耀先生慷慨让与的文字空间说说原委。我觉得序言和正文这两个东西暴露了书写的一个悖论：书写的历史性在这里颠倒，序言这个分量最轻的小品常常不是去开启正剧的大门，而是给主角画蛇添足般加点色彩，甚至有时是抢了大戏与高潮的风头。序言的写作总是出现在正文之后，想让序言撰写者提高书写的品味和推销书中的内涵我不反对，就算在精品之外狗尾续貂也不是我厌恶的重点，倒是汉语书写界中序言承担的社会寓意让我为难。这寓意是一个不必说明的显然和皆可意会的明示。景耀这本书是写给上帝的书和写给爱上帝的人的书。我就更怕自己被这个寓意包含

其中了。然而，这次景耀先生和我讲起写个东西的相邀之后，我却没有诚惶诚恐的感觉。何也？

我和景耀相识是在一段短暂而又不平凡的经历中不经意实现的。那一年我以一个非基督徒的身份不经意做了一个神学院的访问学者。一生都是另类的我到达了另类的顶峰。我不遵守身份的伦理。我是谁？我是什么？那是无关宏旨的。于是，我在边缘中可有可无。那时的景耀是一个学习神学的学生。关于他的事情又是在不经意之中时时充塞我的耳鼓，在有些时候则是关于他的那些震耳欲聋的消息传入我的心灵。那就是他也不遵守身份的伦理。他能在身份的台阶之上和之外找到一种比身份更大和比身份更重的事物来遵从和判断。这在哲学上叫价值。这在神学上叫超越。这似乎在我和他之上有一座灯塔，既照耀了我也照耀了他。他和我有相当的时间距离，但是，分享一缕阳光，能感觉同样温暖。在他毕业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来洛杉矶，他提供了一个屋檐下的最舒适的空间，让我的朋友得到了从陌生到亲切的呵护。爱屋及乌，正像那缕既照耀我又照耀他的阳光一样，不经意间我产生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惬意和沁人肺腑的感受。康德说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美。我到此才算有了直觉的认识。我没有和他促膝谈心，没有和他把杯换盏，甚至没有和他两个人坐在一起的机会。很快他就离开了洛杉矶。我没有信心没有再见的勇气却说了再见。没有多久我真的和他再见了。我想拥抱他，但是，那不成，再见的平台是一个平面，而且我也抱不过来了，他的三口之家变成了四人世界，照片上的那个活灵活现的小宝贝头顶上展现了世界公民的光环。有什么样的朋友能有这样的信任和亲切？真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逢在歧路，望年共沾襟。

文如其人。这在以前我是在意识中抵制的。这一回我读过景耀先生的书之后，在潜意识里畅然接受了。潜意识呀，潜意识，给你这样一个命名在中文里对吗？

景耀先生原来是学艺术的。毫无异议，艺术是直觉判断。直觉没有连续的逻辑脉络和外在的工具依赖。直觉就是一种对自我的信念。没有自我的人不会有合理的信念。这在罗素的认识论哲学著作中早就有理性的推导。然而，罗素却在终极真理之前功亏一篑了。那就是关于上帝的真理。不论终极真理是否存在，而对于终极真理的认识则必然是一种最大的信念。那就是信仰。倒是罗素的数学合作者怀特海（Whitehead）把这一层的真理说得一清二楚。怀特海用“凸显”（Highlights）这样的概念把这个道理凸现出来了。信仰是对于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绝对他者的绝对信念。这样的概念无论是在本体论的视角中还是在神学视角中都只能是一种直觉即包含自己在内的整体性的直觉。于是，上帝既是在宇宙中的凸显又是在信仰心灵中的凸显。这种凸显当然不能在知识的判断中，不能在理性的分析中，只能在人的潜意识中，而不是在意识中。

与其说我是在对真理产生的路径进行描述，倒不如说我是在进行一种翻译。我把景耀先生的说法翻译成了学术语言。这种翻译是否反映了他的原意，我不能肯定。但是，最低是变成了现在人熟悉的术语。他的书是写东正教辉煌的时代，东正教的传统就是将启示放在了第一位的高度来认识终极真理的。东正教的神学在其早期虽然没有留下更多的系统神学著作，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叶俄罗斯的东正教学者则愤然站出来阐述他们的观点和立场。索罗维耶夫、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弗兰克等人，则纷纷著书立说让启示的真理获得应有的地位。“雅典与耶路撒冷”必须在上帝设定的约伯的天平上平衡。约伯的天平并不在教会的牧师讲道的讲坛上，也不在神学家的洋洋万言的书本中，而是在信众的心

中。于是，在景耀先生的书中，“心”成了一个与科学认识论的认识工具“大脑”遥相对立的认识场域。仅仅是一个场域，因为那里不是逻辑起作用，不是理性起作用，不是一个或几个维度起作用，而是一个凸显，一个整体性的事物在那里凸显。整体性事物不是凸显又能是什么呢？整体性事物不是上帝又能是什么呢？是宇宙，是世界，宇宙和世界都在今天的科学面前证实了那不是整体。这样我在这里使用的潜意识则只是说对了一半，潜意识只是认识过程的定性描述，认识工具的定性描述。因为潜意识毕竟和意识共在。只有“心”才是能和整体性相匹配的概念和场域。我很高兴能这样自我否定。我在艺术直觉思维中看到了自己的局限性。

* * * * *

景耀先生书写的是东正教历史和东正教影响。固然东正教的辉煌已不在当今世界的舞台。但是，历史都会创造它的历史性。历史都会给未来打上烙印。忘记历史都会失去人类可资借鉴的资源。尤其是东正教复兴自己信仰传统的努力所遭遇到的特殊性，更让人们有理由坚信重温东正教信仰传统，会给当代的思想发展带来很好的契机。众所周知，俄罗斯东正教的复兴正好赶上了俄罗斯民族国家崛起的当口，即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特殊时机。若干俄罗斯的东正教大师正是想要从俄罗斯的极权和独裁政治中找到自己民族国家在思想上的启蒙路径。他们看到了极权和独裁只会生产奴才和暴民，只有上帝的启示和上帝的超越才能抵制极权和独裁的政治资源。当时的俄罗斯正是因为政治的思想资源不足以确立它的政治合法性，才遇到了种种政治灾难和文化灾难。诸如解放农奴的理论背景不足，斯托雷平的合法性资源不足，俄罗斯当时的知识分子茫然不知所措，等等。东正教学者正是在这样的国家环境

中立志要改变俄罗斯的现状的。然而，整个人类的愚昧无知却把俄罗斯带入另一个世界图景。俄罗斯的东正教复兴被中断了。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到了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俄罗斯东正教学家的著作赫然重新登上了历史的前沿和历史的角斗场，俄罗斯人就像重新进入了思想的伊甸园一样，争前恐后废寝忘食去为一本俄罗斯东正教大师的著作拼搏。我亲历了这样的场面。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去俄罗斯想感受一下经过巨变的曾经让我羡慕不已的俄罗斯。我漫步在俄罗斯的大街上，数公里的排队购物的长龙我不知道所为何物。不是为了阿伏乐尔舰炮声响起时的面包，不是为了让俄罗斯人陶醉的伏特加，不是为了中国产的羽绒服，尽管他们既缺少面包，缺少伏特加，缺少羽绒服，而是俄罗斯东正教学者的著作，其中尤其是索罗维耶夫的著作最为醒目。他们想用直觉，用景耀先生说的“心”来找回俄罗斯的尊严，找回主人意识，找回自我，结束奴才和暴民的生产关系。光说俄罗斯人的东正教的这一刻就值得敬仰。

俄罗斯东正教的再次复兴对于俄罗斯人是幸运的。对于我也是幸运的。它的再次复兴带来了新奇、新鲜、新意和心意。我有幸读过了若干他们的著作。我从中领略了他们的初衷：让历史终结的巨大魄力和魅力。但是，思想的确立要在思想之内而不在思想之外。思想的认同和普及却是在思想之外不在思想之内。景耀先生的书正是介绍和说明东正教历史的思想资源的。结合东正教的当代复兴，完全可能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时代效果。

* * * * *

一切真理都是历史性的，它只在适应它的历史环境里是真理。这是有关人类的真理的颠扑不破的准则。美国日裔经济学家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其实就是某一种历史性的和总结。在这个历史性中，适应这段历史的逻辑命题的符号表达式就是真理，否则

就是谬误。所以，真理再向前一步或者滞后一步皆是谬误。这种关于真理的逻辑分析同样适用于基督教的组织形式和基督教教义的解释原则。众所周知，基督教（更正教）自使徒时代建立起来并在拉丁的罗马经过改革演化而来。十五世纪初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彻底反思了拉丁罗马中世纪时期的教义原则和组织形式，尤其是天主教神父们在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下产生了大量的寡廉鲜耻的腐败。他们提出了基督教的最高原则是《圣经》无误这个绝对超越性的基督教的教义原则。基督教的信仰者只需要在《圣经》指导之下去自行组织教会。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神职人员对于《圣经》阅读的控制，使信徒们彻底摆脱了思想控制。这是朝着人类解放的大趋势大大前进了一步。新的基督教组织，就是后来人们习惯上的称谓，即新教或更正教。新教没有超越于教派之上的组织形式。换句话说，基督教的教派自行组织自己的宗教活动。就是说这种基督教的组织形式，是和当时的社会组织性严格自相似的。当时的社会组织原则是以工厂为其标本，在各行各业中实施工厂化的组织原则。学校、机关、医院、监狱、商店等社会组织皆是这种组织形式的代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将这种社会称为禁锢社会。一切社会的本质功能都是生产性的。基督教这种组织形式正是这种社会的典型和样板，当然也不例外。改革之后的基督教完全是那个社会历史性的产物。

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到今天已经五百年了。在这五百年间，人类的历史突飞猛进，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的加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九五〇年后，人类开始进入控制社会。这个社会的典型特点是信息高度发达，信息量无穷无尽，个人获得信息的渠道数不胜数，信息加工和信息存储，信息获取和信息传输，变得极为方便和廉价。这是对于人类的又一次极大的身份解放。个人自由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分，个人支配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方便。这是一种新的

历史性。这种历史性对于基督教的组织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基督教的经典即《圣经》是一部奇特的神圣文本。它包含着让人类自己解放自己的核心教义，这正是上帝对于我们人类的最高要求和终极目标。上帝的拯救就是要我们人类走上这条道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上帝的启示又动员起无数从前对于上帝梦寐无知的人们，加入了崇信上帝的队伍。这些新的信众完全采取了和我们的时代特征一致的组织形式。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又有近六亿人口成为了上帝的选民。他们大多是以个体化形式，运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进行个体化的崇拜。这种个体化的崇拜形式是社会的要求和时代的进步的结果，当然是上帝之手的神奇操作。这种新型崇拜更需要个体以自己的“心”来特殊化的体验上帝的真理，领会上帝对于自己的独特教诲。新的形势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向东正教“心”性崇拜的回归正是时代的要求和上帝的要求。

* * * * *

我所知道的景耀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崇信者。他的执着、虔敬、勇敢和献身精神让我敬佩。而我更敬佩他的信仰的真诚和真实。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包容的上帝，一个把世界和宇宙的真、善、美包容的上帝。狭隘和封闭才是这个上帝的真正敌人。景耀先生笔下的东正教并非都是褒扬和万能，却是褒义和兼收并蓄。这是基督教的胸怀和久远，基督教的爱终结仇恨和敌意的伟大和永恒的诗意彰显。别小看我这里的“诗意”用法。因为他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严肃和严整的学术著作。思想的发现是大师之作，学术则是技术的修理匠。正是因为景耀追随的是思想的发现，而非精雕细刻的技术精活，我才决心为它增加一点和谐。我也没有深入其细节解读他的著作。那样就有点越俎代庖不伦不类了。让

作品只在读者那里复活，只在读者那里获得鲜活的生命，才是作品的真正目的和真正生命。但愿读者在心中装下景耀的良苦用心”。这既是他的幸福和追求，当然也是我的幸福和追求。

季国清

2010年6月10日

于洛杉矶东方意识形态研究院





从“洞穴之喻”开始

……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亮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

接下来让我们想象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用木料、石料或其它材料制作的假人和假兽。而这些过路人，你可以料到有的在说话，有的不在说话……

——柏拉图《理想国》



这段出现在柏拉图（Plato, BC423-347）《理想国》第七卷中的“洞穴比喻”，虽然是写于两千五百多年前，却若隐若现地不断重现在基督教这两千年的思想历史之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奥古斯丁（Augustinus Hipponensis, 354~430）还是大马色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从游斯丁（Justin Martyr, 100~165）、俄利根（Origen Adamantius, 185~254）到波拿文土拉（Bonaventura, 1217~1274）、士来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以及索洛维约夫^[1]（1853~1900），无论是古时还是当代的神学家、哲学家，在他们的思想中几乎都可以寻得柏拉图的影子，就是在那些反对柏拉图的人群中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柏拉图的思考方法与研究架构。

希腊语系的东方教会虽然不像拉丁语系的西方教会那样在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Aristotle, BC 384~BC322）建立的逻辑思考体系下历经多年的挣扎之后建立起一套哲理化的系统神学，但却更多地被柏拉图的形而上理念所影响。拉丁语的西方所要表达的是条理分明的定义，而希腊语的东方所要表达的却是超然而隐密的神秘。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教会，都是在尝试从早期使徒们所宣告的基督教信仰中加上或是减去柏拉图的过程中被固化成形，从而被建立起来的。虽然这样的表述可能会引起许多基督教的学者或牧者的反对，但如果回溯教会的历史，特别是最先的一千年里面，几乎无处不见柏拉图的影子。这个“洞穴的比喻”所必然引发的形而上之思考更是深深地刻在东西方教父的思想里面，虽然在教会的体系包裹之下，几乎完全无法看出这个端倪。我们要了解代表着希腊、罗马与拜占庭世界之精神与精华的东正教信仰，是绝不能少了这个古老而神奇的比喻，甚至可以说：“洞穴之喻”是解开东正教神秘面纱最直接的通道和钥匙。

要进入东正教所代表的精神世界，必然要进入其精神活动之内

[1] 即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

核，就是那常被称为“基督徒的灵修”的部分。而这部分是涉及到那个极为古典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徘徊”，那种在现实与永恒之间的摸索。正如黎家生(Alan Richardson)所言“基督教神学是经验的科学”^[1]，基督徒的灵修就是神学的经验化。

东正教、天主教与更正教都在此“神学经验化”的过程中尝试建立起一套独一无二的体系，虽然他们各自会用各种不同的名称来命名这个体系，如“天阶体系”、“效法基督”、“天路历程”等等，但在实质上都是在尝试从现实向永恒的提升或跳越，所不同的只是在外表形式以及对这种体验的解读。

东正教未经过中世纪西方教会唯理主义的辩论过程，没有过“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所以他们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中世纪之前的传统风貌。西方人在奥古斯丁的诠释之下，着重于从洞穴之外的世界如何切入或是入侵到洞穴之内的世界；而东正教却是处理在洞穴中的人如何一步一步地得到解救和释放，可以一步一步地走出洞穴，而又不会带来任何的不适与伤损。

本书原为笔者多年前的一篇学术论文，透过笔者的研究，特别发现相关的文献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相对稀少。于是将此文整理成册，以馈各界朋友。将此书定名为“相濡以沫”，是引自中国古代先哲庄子的一个典故，出自《庄子·大宗师》的一段，“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正好将东方与西方两位同样古老又同样是重量级的“形而上”的大师接联在一起，或许冥契之中已然是这样预定下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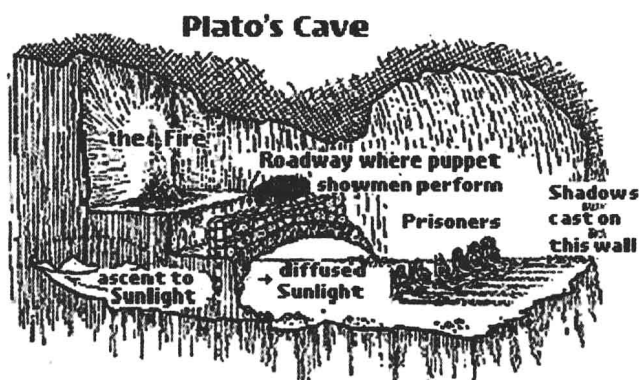
下面我们将先着手厘清东正教会的历史脉络，回溯那些重要的左右其发展的人物和事件，以及这些历史活动背后的神学立场与方法形式。在建立起相应完整的时空体系和精神框架之后，然后再具体地专注于承载其精神世界的东正教会之主体，透过分析和

[1] 黎家生《基督教护教学》。香港道声，1988。

介绍东正教独特的建筑风格到敬拜礼仪以及冥思传统，从中体会其神学思想，特别是其灵修神学的体系对东正教会的影响，以及这个影响的深刻范围。第一章透过历史来究其思想，第二章是透过现象来认识其精神。第三章则是作者个人对此的解读。

本书最终的目的乃是让我们不仅能够以客观的视角全面而宏观地了解东正教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在东西方更广泛的交流与对话中，帮助我们对西方世界的认识，由其表面现象而切入其内在本质，就是那影响并决定一切的精神世界；从而也可让我们回观东方与西方世界之间真正相同、相近、相似与相异、相左之处，为东西方的对话提供一个可能的认知和接触的窗口。同时，做为笔者所关切的基督教（更正教）世界，更盼望此书能够成为“他山之石”，让我们从中发现和反省当今所流行的那些“灵修神学”，或许可以发现我们自己的长短与缺失。使我们的心灵世界与生活动作都不流于表面，并有深刻的追求和远景。面对开放的世界，各种思想、哲学、宗教越来越多的对话与交流，在这种新的气象中，回顾一下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心灵活动，必然会带来很多助益，又可让我们免于历史的覆辙。特别是在基督教神学中所面对的西化、东化或汉化的呼声之中，希望这本小书能够成为一面小镜。

“愿祂用祂口中的吻亲吻我，因为你的爱比酒更美……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雅歌》一章2～4节，另译^[1]）



柏拉图的洞穴示意图

[1] Let him kiss me with the kisses of his mouth; for thy loves is better than wine they love thee uprightly.